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狐疑更深，連忙問道：「總鏢頭所說的這錢塘王究竟是誰？」

李青霞低聲道：「錢塘王是個很神秘的人物，杭城的人都把他當作湖中的龍神，祇有妾身才約略知道他一點底細，他們一家人的水性都好得不能再好，西湖上每逢端午節都有賽龍船的盛會，每年的冠軍都被一隻無人駕駛的龍船所得！」

呂子奇也詫然道：「無人駕駛的龍船會得冠軍？」

李青霞笑道：「龍船上的確是空無一人，卻能行如飛，自是有人在水底托著船底前進……」

金蒲孤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！」

李青霞道：「空舟自行，愚民無知，托以神話，好事者傳此舟系錢塘龍神所有，錢塘王之名因此而來，這件事在我們學過武功的眼中自然別有看法，妾身當年爲了好奇，暗中作了一番調查，才發現其中的原委，原來這所謂錢塘王，實乃錢塘門外一家姓駱的富紳，他本身叫駱仲和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女兒叫駱洛仙，就是大俠今日所遇的女子，兒叫駱仙童，比乃姊小兩歲，駱府乃錢塘世家，誰也不知道他們會武功，更不知道錢塘王就是他們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總鏢頭所說錢塘王出巡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李青霞道：「錢塘王之現身還是近幾年的事，由於空舟顯靈之事發生後，一般愚民們都選定了錢塘江湖最大的一天，作爲錢塘龍舫出巡日，到了那一天，西湖上必有一艘彩舫，雲煙索繞，仙樂飄飄，在湖上游了一週後，又冉冉而沒入水中，愚民們都頂香頂拜，求神祈福，爲杭城一年一度的盛事，在錢塘王出巡之日，不僅可以見到駱仲和在舟中斟酒自飲，旁邊還有一名黑衣女郎侍飲，一個紅衣男童捧香，玄衣龍女與善才龍童之稱也由此而來，其實都是他的子女在作怪……」

金蒲孤不信道：「難道沒有人識破他們的本相嗎？」

李青霞道：「距離遠，煙霧繚繞中不容易看得清楚，而且駱家是大戶，很少與人來往，除幾個貼身的僕人外，報少有人見過他們，是以知者無多……」

金輔道：「錢塘王出巡之日，沒有人前去靠近看者真相嗎？」

李青霞道：「有的！這種顯靈大招牌了，自然有人不信，可是說也奇怪，所有的船隻，竟像釘死在水面上一般，不管多出多少力，始終不能

移動分毫……」

呂子奇道：「這何足爲奇，派幾個人到水面下一看就認道了，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底下搗鬼！」

李青霞道：「何嘗沒有人如此想呢，可是下水的人立刻被拋上岸來。口吐白沫人事不知，十幾次後，再也沒有人敢試了，我想駱家的人會水性的一定不少，他們在船上扭作神靈顯聖時，水底下另外還埋伏了別人……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總鏢頭是怎樣發現的？」

李青霞頓了一頓道：「我是在一次錢塘王出巡時，遙空發了一隻暗鏢，結果我看見的女兒偷偷用袖掩住了，我才知道他們武雖佳，到底還是普通的凡人，於是我就在湖邊留心偵伺他們的蹤跡……」

金蒲孤雖然急於想知道有關於錢塘王一家的詳細情形，但是他決心不再插嘴去打斷李青霞的敘述，因爲他發這今年已徐娘的孀婦漸趨於興奮，她不但嘴裡在說話，眼角眉梢也在說話，尤其是自己提出一些問題，她的興奮也在增加，是什麼原因使得她如此呢？

金蒲孤是個男人，雖然他很少與女人接觸，可是在劉素客的萬象別府中與他幾個美麗的女兒相處了一陣後，他本能地體會到那種微妙的情懷。

李青霞在爲金蒲孤的突然冷漠而略感失望，但是她依然很詳細地說上去：「西湖有一條小河是通往錢塘江的，我選擇了一個很隱蔽的地形躲了起來，果然過了不久我看見他們水淋淋地從河裡上來，折入他們的後院……」（一三七）

「嗯！還算平靜；連新居醫師也被警察傳喚，真可憐！」

「新居醫師是醜松的主治醫師，當然有嫌疑。不過主治醫師怎麼可能笨到對自己的病患者下毒，況且新居醫師和丑松之間又沒有什麼過節。」

「所以我們都祇能作爲參考人選呀！我猜一定是有人將新居醫師製造的膠囊調包。但是，我告訴你……」

吉藏的聲音突然變小了。

「新居醫師當然不可能謀殺井川先生，是井川先生錯服了調包的藥才死亡的，但是有人到處宣揚新居醫師的藥會吃死人，所以近來新居醫師的病患者銳減。」

「是誰這麼壞心眼，四處散播謠言？」

「噓！不要太大聲，聽說是久野醫師。」

「這怎麼可能？」

「爲什麼不可能？新居醫師搬來這裡以後，久野醫師的診所便門可羅雀了。」

每個鄉下地方都一樣，村裡最見威望的就是醫師，村民們甚至比尊敬村長，小學校長還要尊敬醫師，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，但是一般來說，沒有人比鄉村裡的醫師還要驕傲自大的，看病挑患者，除非有錢人家，否則半夜不出診。不過這些已經是長久以來的習慣，大家都見怪不怪。

然而，停戰之後，全日本的鄉下地區一改過去的純樸。由於都市受到戰火蹂躪，醫師們紛紛投奔鄉下的親戚，這些疏散到鄉下的醫師爲了獲得新患者，不惜採用都市的外交辭令和親切服務。

鄉下人雖然很重視義理人情，但是與其長期被當成傻瓜看待，不如選擇謙恭有禮的一方，而服務親切的醫師當然比懶得大駕光臨的來得討好。因此，轉眼之間，所有鄉下地區新來的醫師都取代了原有的舊醫師，八墓村當然也不例外，牛販的養牛戶之爭也好，醫師的患者爭奪戰也好，當時的我興趣盎然地聽著他們細數鄉下地區發生的爭執。

「久野醫師的架子擺得太離譜了，現在風水輪流轉，鄉下地方沒患者就沒得生活。如果在城市，還可以連夜搬遷換個地方營業，然而鄉下地方根本不可能。過去習慣擺臭架子的人，現在突然要他四處向人鞠躬作揖，實在很難辦到。過去沒錢繳醫藥費的就用白米抵繳，最近白米黑市買賣猖獗，將白米轉賣到黑市，拿現金付醫藥費還比較划算，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拿白米去了。你也知道久野醫師他家人口衆多，聽說他太太已經開始種地了，沒想到醫師太太也淪落到要下田耕作。」

吉藏似乎對久野醫師相當不滿，氣憤地數落他一頓之後，突然又壓低聲音說：「久野醫師對新居醫師的怨恨已經不是一日一夜的事。根據我的猜測，井川先生誤服的毒藥恐怕是久野醫師放的。」

「這怎麼可能？」

美也子不禁倒吸了一口氣。（二十四）



## 墓

## 村

● 橫溝正史

## 招魂

倪匡

我更笑：「古籍中有記載的，鬼死，變成一種叫「X」，世界著名的鬼故事《聊齋誌異》，有一篇篇名《章阿端》的，其中就有這樣的句子：『人死爲鬼，鬼死爲X。』」

齊白神情迷離：「這……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？」

我笑：「那怎麼知道，連鬼是怎麼一種存在都不知道，何況是鬼死了之後。」

齊白欲語又止，白素向他作了一個鼓勵的手勢，他才道：「我確知鬼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了，因爲我曾和鬼相處。」

我搖頭：「根據你的敘述，那不是鬼，是人。」

齊白也搖頭：「絕對是鬼，不然，他不可能知道那麼多當時宮中生活的細節。」

我道：「或許他是一個歷史學家。」

齊白搖頭：「那不是歷史，全然是生活細節，任何歷史記載都沒有的。」

我歎了一聲：「那麼，他或許是一個歷史小說家。」

白素也參加了意見：「也不排除根本沒有這個人，祇是靈魂的能量，影響了齊白的腦部活動，使他覺得真有其人的可能。」白素也所說的，正是我對於鬼魂的一貫「理論」，我自自然同意，齊白卻搖頭：「那不是幻覺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。」

我還想說什麼，他卻已搶在我的前面：「衛斯理，我們在這裡，推測來，設想去，有什麼用？不過是三四天路程，去一次，什麼都明白了。」

齊白所說的一切，早已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，我早已準備前去那古宅，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——就算真要我蒙上眼睛，我也肯，何況這時，我們已經知道了「老鬼」的身份。

齊白自然也可以通融一下，不要我蒙眼了。我想了下：「我以你助手的名義進去。」

齊白大是高興：「對，一進去，就直赴山區你放心，你決不會後悔此行，明天一早我們就出發。」

說定了之後，大家都覺得很輕鬆，齊白也沒有再進一步敘述古宅和「建文帝」的一切，因爲我可以實地去體驗這一切了。

他反倒開心起那個「大發脾氣」的人來——那是費醫生。說起費力醫生，我心裡也很煩，不知道這行動怪異的醫生，究竟在幹什麼，不過我想起了他那個怪異的問題，苦笑著道：「真怪，你來之前……他發脾氣之前，曾問我，有沒有人知道建文帝的下落。」

齊白一聽我這樣說，神情錯愕極：「這……怎麼那麼巧？莫非他那麼恐怖，真有理由，到現在，還是有人在搜尋他？」

我大喝一聲：「你想說什麼？——」

齊白雙手亂搖，顯然他的心中，思緒極亂：「我想……要是真有……莫非那個費力醫生……是明成祖？」（六十二）



「還有，我之前把你的作品『天使花嫁』拿給我其他的合作夥伴看，看過的人沒有不驚奇的，他們一直問我，爲什麼你要留在臺灣，而不到米蘭？寶貝，你的才華是有目共睹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漢生，你知道我留在臺灣的理由的。」祇有踩在媽媽安眠的這片土地上，她的心才能安定。

「我知道，但是寶貝，你一定要來幫我，祇有幾個月。」陳漢生緊握住歐嘉芝的手，露出懇求的眼神。

「好呀，我答應去幫你，但是我需要花幾天的時間，把店裡的工作處理好才能走。」

或許離開這裡幾個月，就能平復自己對辜仲鳴的混亂心思。

「祇要你答應，一切都沒問題！」

「仲鳴，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馬倩倩發現他的臉色好像一會兒綠、一會兒黑的。

「我沒事。」

辜仲鳴把視線從右前方收回，笑容僵到不行。他不是身體不舒服，而是「心」很不舒服。

他早就來了，本來打算吃完這頓飯後，他跟馬倩倩就再也沒有瓜葛了。

但是，他沒想到會在這裡撞見歐嘉芝跟一個男人又抱又親的，親暱得像八百年沒見的情侶。

而且，她還笑得那麼燦爛！

該死！他現在好想過去揍人，順便告訴那個男人，能碰歐嘉芝的人祇有他辜仲鳴而已！

但是，他憑什麼？這個問題把他心裡的那把妒火澆熄了一半。

「沒事才怪，你現在的表情，就像是被人搶走了什麼心肝寶貝似。」馬倩倩一針見血地說。

從最近辜仲鳴對她冷淡的態度看來，她已經料到兩人的關係即將告一段落了。

唉，真可惜，這麼迷人的男人，不知道什麼樣的女人才能擄獲他的心……

「好了，我走了。」

辜仲鳴看見歐嘉芝跟那個男人起身要走了，他也跟著匆忙起身。

「我送你。」身爲飯店的公關經理，她當然要親自送客。

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問題，當他聽見馬倩倩說要送自己時，有個想法突然飄過腦海，他立刻親暱地牽起她的手。

這個舉動令馬倩倩起寵若驚，他不是說要分手了嗎？怎麼又突然——

「好巧。」辜仲鳴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自然。

邊等電梯、邊開心聊天的歐嘉芝跟陳漢生幾乎是同時轉過身。

一轉身，她看到一臉笑意的辜仲鳴，以及，他手牽著的主人也滿臉笑意的站在他身邊。

他們牽著的手，讓她覺得很刺眼。

「嗯。」歐嘉芝點點頭，撇開眼，不想再看。

「寶貝，你朋友？」哇！這個男人又帥又有型，簡直像個白馬王子。

他叫她寶貝？！轟的一聲，辜仲鳴覺得有股火直衝他的腦門。

「呃，我介紹一下，這是我朋友的哥哥，辜仲鳴先生；而這位是我的朋友，陳漢生。」

歐嘉芝刻意把他和他之間的關係隔得遠遠的。

「你好。」辜仲鳴很有風度地伸出手。原來在她的眼裡，他祇是「朋友的哥哥」？（四十六）

#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說罷，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：「兩兄，適才小弟想像得這種情事，可好麼？」張、顧二人道：「好則好甚，祇恐世間無此佳遇。聽吾兄說來，則除非是桃源、洛水，若道是人間有的，小弟們終不敢盡信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兩兄不信麼？請靜坐一邊，聽小弟細細始末。」

蔣青巖便將這段佳遇，直從跟尋群蝶兒去，及後來同那老翁轉來，一字不遺，向張澄江、顧躍仙說了，道：「這等情事，豈非登仙！」張、顧二人聽了，不覺拍案大叫道：「奇哉！怪事，怎生我們今日便沒緣法！且又恭喜吾兄遇了骨肉，吾兄須急急去拜認令姑母，那位小姐，將來一定屬吾兄了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依小弟看來，那自觀和尙的詩頭兩句，將來有些光景。」顧躍仙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恰好是三位令表妹，但恐小弟們無此福耳。」蔣青巖道：「此事祇恐小弟無緣。若小弟得遂，少不得替兩兄做成，必不負言。」張、顧二人忙立起身來，向蔣青巖一揖，道：「多承高誼，但望吾兄勿忘今日之言。」蔣青巖笑道：「兩兄方才笑小弟做作，兩兄於今爲甚也做作起來？」說罷，三人哈哈大笑。

當夜備了酒餚，三人在月下把盞。怎奈蔣青巖懷著滿腹相思，便是張、顧二人，也做了相思陪客，勉強飲了幾杯，各人都去就枕。蔣青巖在枕上輾轉反側，將日間的情事，從頭至尾做成四首七言律詩，起來趁著月光，寫在紙上。那詩道：

偶隨蝴蝶探春風，何幸仙源有路通。水映絳桃西子面，花沾白鷺雪兒紅。

藍橋險被垂楊誤，繡閣閑將宛苑同。雲裡雙成環珮近，此身端似在天宮。

其二

笑指雙鬟放蝶歸，惜花情性見人稀。月裁團扇忙遮面，霞染輕綃巧製衣。

晚有才華如謝女，若經圖畫似明妃。詩成許我稱才子，日得雲霄並翅飛。

其三

何意金閨得此人，詩題團扇勝陽春。女中蘇李言非謬，字裡鐘玉筆有神。

正喜秋波才顧客，忽驚風影卻潛身。蒼苔獨剩金蓮印，滿地餘香不染塵。

其四

亭蘿山下月明時，坐想桃源入夢遲。修竹似看人裊綠，綠楊如見影施施。

昔爲繡被頻沾體，願作霜毫畫畫眉。誰把此情聊寄語，也憐孤枕夜支離。（十二）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